

这是一个乱世，却依然有
花开，有月圆……

民国风情 乱世里的 桃花源

施立松 著

一段历史在这里沉寂，另一段历史在这里混沌，
纠缠和厮磨便成了冤孽式的存在。

浙江文艺出版社

施立松 著



乱世里的
桃花源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风情:乱世里的桃花源 / 施立松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39-3694-5

I. ①民… II. ①施…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 078087 号

责任编辑 冯静芳

装帧设计 一 知

责任印制 朱毅平

民国风情:乱世里的桃花源

施立松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197 千字

印张 9.125

插页 4

印数 1-6000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694-5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 001 五大流派四大家
——民国的书法
- 007 思维着的声音
——民国的音乐家
- 014 扫他妈的墓
——民国的报纸
- 020 棒杀下的辉煌
——民国的京剧
- 026 “礼拜六”的旖旎梦
——民国的鸳鸯蝴蝶派小说
- 031 乱世里的一抹红
——民国的自由诗
- 036 孤独的先行者
——民国的先生们
- 041 打开了一扇窗
——民国的老课本
- 046 平生有癖 不服中药
——民国的中医
- 052 风月不识愁滋味
——民国的妓女
- 058 无爱一身轻
——民国的舞女
- 063 粉饰太平的一道流苏
——民国的电影和明星
- 071 归兮山庄好风光
——民国的交际花

- 077 广告的一半是美女
——民国的月份牌
- 082 解放从“胸”开始
——民国的“放乳”运动
- 088 相拥是为了取暖
——民国的女同性恋
- 093 和尚也摩登
——民国的奢华风尚
- 099 将爱情进行到底
——民国的非婚同居
- 105 孤独终是哀伤的美
——民国的独身主义
- 110 看依亲手挽郎行
——民国的文明结婚
- 116 婚姻是一条绳索套上脖子
——民国的两性关系
- 123 大家好 大家早
——民国的礼数
- 128 父母与子无恩
——民国的父子关系
- 133 不老的时尚
——民国的旗袍
- 139 一件衣服的传奇
——民国的中山装
- 144 万花筒里的西洋景
——民国的万花筒和拉洋片

- 149 酒旗戏鼓天桥市
——民国的市井
- 155 另类的战场
——民国的斗蛐蛐儿
- 160 这里面有鬼
——民国的麻将
- 166 瘾君子的天堂
——民国的鸦片
- 172 失传的法宝
——民国的大力丸
- 177 含着泪的快乐
——民国的数来宝
- 182 乱世里的桃花源
——民国的庙会
- 188 民国版的《江南 Style》
——民国的萨满
- 193 春申门下三千客
——民国的青帮
- 199 魔鬼都怕王亚樵
——民国的暗杀
- 204 “袁大头”与“孙小头”
——民国的货币
- 210 金盘一掷万人开
——民国的彩票
- 216 文人多大款
——民国的稿费

- 221 最后的王孙
——民国的八旗子弟
- 226 当官也不干
——民国的乞丐
- 231 菩萨心换作金刚目
——民国的僧兵
- 235 辨帅有多帅
——民国的辫子
- 241 效颦的东施
——民国的文官考试制度
- 247 最后的三味书屋
——民国的私塾
- 252 在无数纸牌中抽对的那张
——民国的“科玄论战”
- 257 祖母的衣服与巴黎的时装
——民国的新旧文化调和
- 262 中华文化的凝固音乐
——民国的四合院
- 267 骆驼祥子的梦
——民国的黄包车
- 272 她就是我要侍奉的公主
——民国的基督教
- 278 异乡若故里
——民国的会馆

五大流派四大家

——民国的书法

书法,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中的一朵奇葩,秦时明月汉时关,一路跌跌撞撞,终于踱入民国的大开放中,像莲荷于塘,钟鼓于庙,总是安静中带着动感,动感中含着虔诚。那些穿梭于书法绘画中的陌路行者,一路埋头前行,却也总会偶尔抬头,顾盼左右,惊喜地说一声:谁造就的这般神秀景色?

景色一直都在,缠缠绵绵地细碎着脚步一路走过来,让你来不及询问,已是又一年的新草绿。

整个民国,都被那些新鲜颜色引领天下了。六朝三杰、五代八大家,颜真卿、柳公权,那些名动天下的书界圣手,无论后来者怎样鞠躬如仪,都似乎很难越其项背。于是,虽然元明以后名家辈出,也无外乎集其碑帖观摩礼拜的简单效仿而已,再难百尺竿头花枝新俏。毕竟,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只是固步自封地在自己的圈子里,用自己的规则玩自己的游戏。民国思潮涌动之下,西方美学概念开始渗入,书法家们不再单调地取法上乘,而是潜移默化地把西方绘画技巧融入挥洒的笔意中。中国书法被注入了新的元素,成了气味芬芳、荡气回肠的新天地,便似姗姗来迟的春园里那些晚开的花,还是该红的红,该绿的绿,该有多妩媚,就有多妩媚,迟虽迟些,却开得琳琅满目,笑

得叮叮当当,半点都不含糊。

民国时期,书法形成五大流派四大家,楷草篆隶各领风骚。吴派名家吴昌硕寓居沪上,一手字写得云蒸霞蔚,他的弟子们不仅善书,也精于绘画篆刻;康派鼻祖康有为公车上书,仅凭一手好字便征服天下士子,当年徐悲鸿在上海拜见他时,康氏提出“鄙薄四王,推崇变法”,后来,徐悲鸿与刘海粟、萧娴都成了他的书法弟子;郑派先锋郑孝胥虽然以汉奸的身份不得好死,遗臭万年,却是无可争议的书法大家,其功力直追柳公权,后世大家沙孟海就赞他的作品“笔力很坚挺,有一种清刚之气”;李派王者李瑞清熔铸古今,至博且精,狼毫所到之处洛阳纸贵,入室弟子皆学界名流;于派先知于右任作为中华民国开国元老,居功至伟,一手草书甚至可以混于怀素的笔墨间而毫不逊色,他研究制定了“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八字草书原则,“标准草书”的创立成了草书界的灯塔。元勋们功德无量,打造了中国书法的民国五大流派,让一个时代的纸笔相映生辉,端庄得与灵犀相契。那些力透纸背的森森笔意,仿佛西湖边灵动翻转着的白蛇,春心萌动,脱纸欲飞。

“民国之父”孙中山也爱鼓荡风雅,手执羊毫于宣纸上作铁划银钩,他喜欢题字赠书于人,“天下为公”、“博爱”、“世界大同”等语句是他经常书写赠人的内容。

民国的书法,不在于有多少名家立世,而在于几千年一成不变的间架结构、笔法锋芒与世界接轨,字里行间分明隐藏着圣母马利亚的神泽与上古遗存的纯粹风格,如一树花香的两根枝杈,各带各的味道,同根,却又迥异生辉。让所有敬仰的目光,不远千里,也要来领略这婀娜的情怀。那些腕下的字,有着儒家腾龙之美,像高冠博带、长衫飘飘的古人,又含着塞纳河



民国的书法

畔灿烂阳光的亮丽,神似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女郎;有着大鹏展翅的动感,也有着高加索山脉的峻拔。兼收并蓄,中西合璧,纸上得来的功夫,就在那蒸腾笔意之间,成就了民国书法的新华章。

民国的亮点似乎在于推翻了封建帝制,逼走皇帝,而这仅仅是手段,是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意识与西方思维体系的交融频繁,翻译和引进了大量西方文化精髓,补充和丰满了纯中国的艺术观,从审美情趣上极大地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桎梏。白话文的兴起、科举制度的废除、白描的画法、歌剧的唱功,这一切都为传统艺术铺上了发展的基石,尤其在书法上,表现最明显最突出。

民国以来,中西俱粹的书法大家着实不少,造诣极高,其

中尤以谭延闿结体宽博、顾盼自雄的楷书，胡汉民跌宕秀美、飘逸灵动的隶书，吴稚晖清挺峻拔、凝重圆润的篆书，以及于右任俊朗匀称、线条静穆的行草马首是瞻，并称为“民国四大书法家”。而且这四人均是国民党元老。这四大家，像岁之四季，风格各异却各有所长。纸上风云变幻，骨气纷纭，或舒舒展展规规矩矩，或大气磅礴飞瀑直下，任是哪一种字体，都意气峥嵘，似山涧流水，一会儿湍急，一会儿舒缓，而河谷两岸，春草丛生，野花如雨。

李叔同也是民国相当有影响的书法家，他自幼师从天津唐静岩，学习书法、篆刻，初学颜柳，后上追汉魏碑刻。他主张的练字方法是：每天至少要写五百字，由篆而隶，再学隶入楷，楷成学草。1918年7月，体味过锦衣玉食、荣华富贵的李叔同，从万丈红尘中抽身而去，三件衲衣，一肩梵典，在杭州定慧寺出家，法号弘一。皈依佛门后，他彻底放下尘缘，超然物外，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艺术家李叔同变成弘一法师。在俗时的绚烂，到脱俗后的平淡，李叔同出家前碑味浓厚，出家后禅意充盈，晚年则恬静淡雅，简穆超逸。他晚年的字，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卑不亢，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



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越看越有味。大师圆寂当天，病卧多日的老者，从简陋的木板床上起身挪到书桌前，拿过一张笺纸，稍微镇定一下，便秉笔蘸墨，凝神注力，在笺纸中央一气呵成“悲欣交集”四个大字。

纵使灰土小筑、茅舍竹篱，厅堂上悬幅字画也可静心润肺吧！年节的门联、灶

上的壁挂,草屋虽非净土,但有奔腾笔意为伍,便似院中栽了秋菊,可赏可悦,为泥尘俗世添些安乐。民国时期的西画东渐,不仅促成了西洋画派在中国的登台亮相,更使得流传千古的书法艺术更上一层楼,郑孝胥、李瑞清、章炳麟、梁启超等也独树一帜,各领风骚,这是中国“国粹”第一次跨地域跨语言跨国界的大包容。

清晚期书法艺术得以在民国的院子里不停地疯长和延续,西学是方舟,把一支桨递给那些长夜无寐苦苦求索的人。故纸堆里的残简断笺墨意犹在,那些后辈晚生独对寒窗,像独孤求败在华山之巅面壁般虔诚勤奋,他们素衣简食,不苟言笑,诚意礼拜,然后,握一盏茶,安安静静地把墨磨下去。一旁的狼毫已如夜鸣的剑,腰身颤抖,锋芒乍现,很有些迫不及待……

西学东渐,百脉俱开,那一处桃园渡口,杨柳溪边,竹竿轻撑,兰舟慢摆,那些笔,妙到毫巅地呈现了怎样的不逊和癫狂?那些人不争朝夕,不争天下所属,不问来日何处,也不问归程,陶然以醉,悠然以游,远远地与俗世的嘈杂纷繁拉开了一段距离。多事之秋里,他们为自己而泼墨挥毫,在字里陶醉了出世的玲珑格调,把一段洒脱自在的人生,落在纸上,挂在墙上,飘在风里,独立成章。所有的良辰美景,便在这纸间墨迹里凝塑成型。

当权臣要于右任写些歌颂青天白日旗的墨字时,于先生捻着大胡子微微一笑说:天底下唯有琴棋书画不带政治色彩,若定要如此,请斩右臂。说得斩钉截铁。谁说字如人?谁说人如字?那些字如今仍在,只是,面对圣物,是记起,或者忘却?是卜算过去,还是预知未来?吟风诵月的轻雅之外,谁又能说,酸儒不足为谋?

那是动荡世事里唯一的清幽净土,守一支笔,一方纸,已是难得的质朴和安静,是那些字成全了一代人的张狂,还是这代人的张狂成就了那些淋漓透彻的字?这问题很哲学,哲学到没有答案,就像,是春成全了花开,还是花开点缀了春?

其实,没有答案,岂非正是美妙绝伦的答案?那些流淌不息的年月沉淀着革命的烟云,也沉淀了笔纸的嚣张。只是,那些字,是端庄了历史,还是验证了历经浩劫后命运的传奇?

但这些都不妨碍那些笔意纵横的墨痕成为一代人对一处世界的留恋和展望,成为回望历史的一种独特方式和视觉角度。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它终将被一些唤作日子的东西,以沉重庄严的态势,隆重对待,不敢稍有怠慢。

思维着的声音

——民国的音乐家

雨果说：“音乐是思维着的声音。”无论什么年代，音乐都是安抚灵魂的灵丹妙药。纯净祥和的旋律像不可领悟的禅机，凡尘俗子嚼着音乐的菜根，便如住腻了深宅华府，重归怡然天园。

民国是一个盛产明星的年代，但只有极少数人最后成就了各自的传奇。在那些传奇里，明星如薔，各自芬芳，用时光和音乐精雕细刻了一个旋律美妙的清新民国。

贺绿汀为影片《风云儿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写音乐的时候，很愤青地对那些旧上海夜总会里奶油般的曲子颇有抵触情绪，随后的《游击队歌》、《垦春泥》、《嘉陵江上》等风格清新的歌曲果然就翻江倒海般写得很像那么回事。《四季歌》、《牧童短笛》更是一扫浮躁，干脆得像折断一根晒干的竹子般淡淡爽爽，听来让耳朵里很是清静舒服了一下子。“八一三”事变后，这些歌曲在救亡演剧二队风云了好一阵子。贺绿汀用自己的音乐教会了那些激进的年轻人如何写歌。那时候，全中国的人都能一边忙着活计一边顺嘴哼几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唱一段“种出杨柳好遮阴呀，种出谷子好防饥呀；

种出自由无价宝呀,不分高来不分低”。那些歌词被无数人辗转咀嚼着,似乎“自由无价宝”就是如此被翻唱出来的。

与贺绿汀相比,刘天华几乎没有一样拿得出手的作品传世,却又能与其兄刘半农(著名文学家)、其弟刘北茂(著名音乐家)并称中国新文化阵营中的“刘氏三杰”。他反对音乐的全盘西化,认为完善成熟的西方音乐虽然深得艺术精髓,但不能完全适合中国,更不能削足适履地把西方音乐完全凌驾于东方音乐之上。“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潮流,从中西的调和与合作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得‘进步’两个字。”这段话是他阻碍新文化运动的铁证,让他摔了一辈子跟头,吃了一辈子苦。他亲手打造国乐改进社,以期开始国乐改进的工作,却因国民素质差,欣赏水平低,更多地忙于温饱而不是耳朵的享受,军阀割据,南北分裂,政局动荡,政府也忙于国事而无视音乐,最终音乐改良运动无疾而终。刘天华虽然未能达成他“让国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理想,却给中西方音乐的互通互融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可能。匪石的《中国音乐改良说》一文中对刘天华推崇备至:“中西兼擅,理艺并长,而又能会通其间者,当世盖无第二人。”

民国的幽暗巷道里,蹒跚着阿炳艰辛异常的音乐之路。四岁丧母,三十五岁时双目失明,超凡入圣的十指更多的时候是捏着卖唱的白瓷碗。他自编自唱,一个人圆一个民族的音乐梦,把莲花落唱得佛光普照,菩提盛开。二胡曲《听松》、《寒春风曲》,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既悲愤又缠绵,既隐含玄机又禅意森然。他的唱词切中时弊,铮铮有声。你想象不到一个街头卖唱的艺人也敢编唱《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击敌寇》等时事唱段。敲一下,叮当响,那一身骨头比铜板



聂耳和田汉的合影

要硬得多,他赢得了一座城市的欢呼,却还是一辈子看不清世界,养不起自己。操琴为业,艰难度日,街头卖艺,乞讨为生。流浪,已不仅仅是一个人漂泊,而是一个国家流亡的杜鹃泣血。他的指上,总有一段和弦,低低盘旋,慢慢升腾,成为凡世里最接近灵魂深处的一片共振。

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来中国时,让助手演奏了阿炳的《二泉映月》,听到一半时,指挥家肃身直立,默默致敬,他流着眼泪告诉身边的人:“这样的乐曲,我们应该跪下来听。”

怎么能不提聂耳呢?聂耳若是自认第二,还有谁敢妄称第一?使人耳目一新的《开矿歌》、《卖报歌》曾是彻夜传唱的。二十三岁便与自己怒放的生命匆匆告别,是极差的运气还是极好的解脱?死前一年,《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新女

性》、《码头工人歌》、《前进歌》、《打长江》等歌曲以及《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民族器乐曲疯狂问世,甚至让人来不及听完前一首,下一首已经新鲜出炉,聂耳的作曲速度,绝对是“大跃进”式的。最后一年里,他写下了《塞外村女》、《自卫歌》、《铁蹄下的歌女》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定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活生生叫醒了四万万人的耳朵。他的歌每天被亿万张嘴翻来覆去地吟唱着,而当年,他在北京演出四天仅得六元钱报酬,而当时,那几张纸币,是被扔在地上的,需要他弯腰拾起。

聂耳的死似乎是轻飘飘的,游泳溺水,多么类似于当年的诗仙李白,醉意盎然,纵身一跃,到水里举杯邀月,至死不失风雅。

写《太行山上》和《黄河大合唱》的冼星海,应该算得上是民国音乐家中的一个大强音吧。他创造的一个个不同个性特征的音乐形象,或以具有冲击力的节奏和挺拔高昂、富于棱角的旋律,表现激昂慷慨的情绪和威武豪壮的气势;或以气息宽广的旋律、舒缓沉着的节奏和抒情含蓄的音调,把人们丰富的内心世界表现得风生水起。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庆祝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穿着灰布军装和草鞋、打着绑腿指挥《黄河大合唱》。从此,“风在吼,马在叫”的歌声,成为抗战救亡的精神号角,在战争最前沿,与枪林弹雨一起筑就了一道保家卫国的防线。四十年短短的人生,三百余件作品,几乎每一件都传唱至今,《黄河大合唱》更可谓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黎锦晖的音乐语言,似乎要柔和得多。他的《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神仙妹妹》、《可怜的秋香》、《月明之夜》,以反对封建教育为主题,文字通俗易懂,音乐语言简练、生动、明快,